

Shang Ban Zu De Gu Shi

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

贾平凹 祁智等著

● 上班族的故事

Shang Ban Zu De Gu Shi



讲述老百姓
自己的故事

上班族的故事

贾平凹、祁智等著
湖南文艺出版社

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

上班族的故事

策划选编:陈宇红

责任编辑:晓海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:410006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长沙市富州印刷厂印刷

2001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7.125 插页:2

字数:382,000 印数:1-8,000

简易精装:ISBN7-5404-2515-6
I·1858 定价:23.8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目 录

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

1	贾平凹	观 我
54	祁 智	城市上空的鹰
107	北 村	公民凯恩
171	钟求是	秦手挺瘦
219	江 灏	解剖者的位置
278	郭 平	方 向
328	臧彦钧	善良生活
380	邱华栋	天使的洁白
435	王 石	不可告人
487	徐 坤	含情脉脉水悠悠

贾平凹

观我身为大机关里的小干部，习惯于领导讲话话一毕就鼓掌。然而他也有“雅兴”，画画必要把嘴角弄得五颜六色，名片上也要印上车牌号（自行车的）；媳妇阿秀的名字则要改成温雪；活脱脱一个形式主义者。形式主义害死人，这就是观我的结局。

观 我

—

王小二，男，一九六五年出生，市府办公厅后勤处一般干部。夏天里陪娘去观音庙烧香，

娘又是为自己求长寿，又是为儿子求婚姻，三磕六拜的；王小二无所事事，去读一块石碑，蓦地读到“菩萨观世观音观色观形观我”，心有所悟：世人只知道观音一词，并不多知观我二字，这观我二字取作人名多好！人的名字是自己的，但别人叫得最多，名字取得好了，必然能带来好运，名字取得不好，带来的哪有好的信息？原来自己一直不发达，都是因了王小二三字太庸俗低贱呢。于是，决定改王小二为王观我。

二

观我改名在下午，是第二天中午发生的日全食。日全食的时候，后勤处的人都跑到楼顶上去看，观我也跑去看，没有看上贝利珠，却看到了日冕：团状的光雾包裹了太阳，又两边扯动，太阳就像一只硕大的眼。人眼在看着太阳眼，太阳眼在看着人眼，对视对视——人是经不住被看的——人们差不多有些害羞了，觉得要出什么灾难。观我却认为吉祥，硕大的眼睛在天上看他，与自己改名肯定有关。

“小二呀！”朱贵在叫他，叫得懒懒的。

住宅楼区巷道的电线杆下，鞋匠朱贵没活儿要做，枕着一颗青皮西瓜开始打盹。看日全食的时候，朱贵没有用蜡烟熏黑的玻璃片，眼睛受了伤，眯着睁不开；瞧见观我往前走，喊：“小二，小二。”观我只是不理睬，短短的胳膊摇摆着，像海滩上的一只企鹅。“你耳朵塞了驴毛吗？”朱贵骂着，有些愤愤不平，就一眼一眼盯着观我的脚。脚上已经不是那双磨了半边后跟的鞋，是新的牛皮鞋——咯噔咯噔，走到巷口站住了。

“天这么好……去上班呀？”

“上班的，黄主任！”

“哎哟，是婚姻动了么，数日不见，人整个儿换了似的！”

“是吗，黄主任！”

“一定是婚姻动了，这我瞧得出来，脑门上放光，脸也长了嘛！”

“脸也长了？黄主任！”

“冉总你瞧瞧，人脸一长就觉得有威严了吧？噢，介绍介绍，这是海云服装公司的冉总经理，你应该穿穿他们海云牌西服呀，那可是名牌！冉总，这就是我对你提说过的……”

“姓王，市府的……这是我的名片。”

“哦，王观我，王先生！幸会，幸会！”

“幸会！”

朱贵在这里修了五年鞋，知道住宅楼上住着王小二，王小二来修过鞋，王小二的娘也来修过鞋，讨价还价地与他熟，现在王小二不叫王小二了，王小二是王观我？

“黄主任，来客人啦，买这么多肉！……那是王小二吗，小二混大啦？”朱贵说。

“全球变暖了嘞，”黄主任说，“日全食一发生，不知天气又要热出什么火来，听说海南那里一只蚊子一盘菜，三个老鼠都一麻袋哩！”

黄主任把名片给朱贵看。朱贵看见名片上写着××市政府王观我。下边是办公室电话，住宅电话，手机号，传呼号，传真号，还有车号。朱贵惊哦不已，盯着西瓜；枕了瓜，脑袋也成了瓜了吗？

从此的朱贵总怀疑自己的脑袋就是一个西瓜。

观我在巷口外站住，对面高楼顶上的阳光斜照过来，一

半光明，一半阴暗，他就站在白与黑的分界线上，要进那家理发店里理个头呀。理发工阿秀难得闲着，倚在门口一面嗑瓜子，一面向他微笑。阿秀的一只长腿翘起来蹬在门框上，长得像一根椽子。

“给你理个平头吧。”阿秀说。

阿秀见他，总笑他的腰长腿短，嚷道矮胖子应理个平头的，观我才不理平头呢，观我想理个大背头。却想，世上的事真是难全，有钱能买得起时装的却没好身材，有好身材的又是没钱买得起时装。

“你看见黄主任领着那个女老板吗？手是戴着三个金戒指的，脖子上是金项链，手腕上也是金镯子，脚脖子上也……”阿秀说。

“我告诉你，”观我附过去说，“好女不戴金。”

“什么？”阿秀没有听清楚。

“好女不戴金。”观我说，“这秘密不要给别人说啊！”

观我还要教导阿秀，腰间的传呼就响了。掏出来看看，上面是处长的留言，让他速去火车站定购三张去上海的卧铺票。观我小步往公共车点跑去。

火车站的站长已经是八年的老关系，说：“小二呀，总是给你弄票，也不见你一份好处，我这个站长是给你当马仔了！”观我说：“我叫观我了站长！”站长说：“观我？这名字邪邪的。可你就是叫个陆浩元，你还不是个跑票的？”陆浩元是这个市的市长。观我说：“这不一样的……”站长说：“哪儿不一样了？让我瞧瞧，脸好像是长了！”

观我回到办公室，拿镜子照面，发觉自己的脸确实是长了。脸怎么就突然长了呢？原先脸平而圆的如柿饼，五官也紧凑在一处，现在是眼睛越发变小，而且向上移位，与嘴遥遥相望了。观我笑了笑：人脸上真是有风水的，而名字改

动，风水就随着变了。三年前处长还是科长的时候，瘦得麻杆儿似的，后来人人叫“处长，处长”，处长的肚子就像面包一样发起来。

观我在镜子里发现自己的脸是一张马脸。

观我请站长吃了一顿饭。选了几家饭馆，店名却不中意，后来到了“鲤鱼门”吃海鲜，站长说，鲤鱼跳龙门，鲤鱼跳到人口里了。吃毕，将剩菜打了包，还有半瓶白酒，提回后勤处给了门卫秦师。秦师经常接受观我打包的剩菜，见人就嚷道观我为了单位的事又私自请客了，秦师一这么说，马连科就骂秦师是观我的“雷锋日记”。秦师就说马连科：观我就是比你好，我在门房已经十年了，谁见过你半根烟吗？观我听见，没有言语，回坐到办公室用牙签剔牙，处长就进来了。

“真讨厌，牛肉钻牙缝，海鲜也钻牙缝？！”观我说。

“观我同志，”处长说，“你真是请了客了？”

“处长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……他站长是阎王不嫌小鬼瘦么，他还要你请客？！”

“咱们处少不得与一些业务部门有联系，请请客也好办事的……这有什么呢，何况做好了对自己身体好呀，先前咱处里就数我和老马病病焉焉的，现在我一年了没个头痛脑热……”

“是这样吧，观我同志，你把吃饭的发票整理一下，处里研究研究，给你报销。”

“这使不得的，处长！处里给谁都没有配备传呼机，我却有了，已经够照顾的了……请客是小事……这秦师多嘴！”

传呼机嘀嘀响起来，美妙如蝓蝓叫，观我急复电话，原来是楼一层的办公室老穆约观我下班后帮他去买洗衣机的。电话刚毕，传呼机又响，汉字显出：速到院门口卸煤气

罐车。

“单位去油田拉回煤气了吗？”观我说。

“给大家办办福利嘛。”处长说，“是让你去卸车吗？观我同志成了单位忙人了！”

“领导忙。”观我说。

处长笑了笑说：“吃饭的发票你不报销就不报销了，观我同志，传呼机的费用，处里一定是要给你报销的！”

观我在大院门口卸煤气罐，累得满头大汗，把衫子也脱了，同科的马连科说：“观我，听说你要和老沈搭班子？”观我说：“哪个老沈？”马连科说：“办公厅的沈主任。”观我气得没有说话。马连科就乐了：“这话我听刘苍水说的。你看到他写的小说没有，里边也全是以为你为模特的？”观我卸完了煤气罐，去厕所的水池洗手，水池的下水口被残茶叶堵住，掏了一会掏通了，便去门房找了粉笔在厕所墙上写：勿将残茶倒在池里。一抬头，见到刘苍水在小便池边撒尿。刘苍水是办公室的秘书，但能写小说，全单位也就他留着小胡子。

“你尿呢？”

“亲自尿么。”

刘苍水说话幽默，观我也幽默了：“噢，还摇哩！”刘苍水就走过来，拿粉笔在“勿将残茶倒池里”下写了：“王观我题。”观我就想起马连科的话。

“你得给我付稿酬的，苍水！”他说。

“付什么稿费？！”

“听说你把我写进小说了，我可没让你写的，写了你就得付我稿酬呀！”

“我写你？”刘苍水鄙夷地看着观我，突然一指厕所门，吼了一声：“滚！”

观我遭到了侮辱，但观我没还口。正有些下不了台，传呼机又响了。观我看了看机子，说：“真讨厌，厅里开会，请电视台来摄像是处长的事，也得让我去呀?!”说着往楼下走。

“观我!”刘苍水却叫住了他。

“你知道不知道”刘苍水说，“在国外传呼机是挂在牧羊狗脖子上的，主人一打传呼，狗听见叫声就该撵羊回圈了!”

观我当然也有空闲的时候，空闲下来干啥，空闲下来喝茶。

观我的茶叶并不一定是好，但茶具却特别讲究的，出门在外办事皮包里装着一个不锈钢的保温茶杯，家里放的是盖碗，办公室的桌子上三天五天也就换着放一个，或者瓷的，或者玻璃的，还有一个景泰蓝的。现在是白花花的太阳从百页窗缝透进来，他读完了一张报，而且用红铅笔在那篇域外新闻上画了很多红杠。域外的新闻是说某国一个什么宗教团体，在看到了那次日全食后，感到人类的末日到来，集体自杀，灵魂上升到极乐的天堂中去。观我觉得自杀者真是可笑，就一边喝茶一边拿镜子用小镊子拔下巴的胡子，马脸便照在镜子里：一对眼睛已经明显地高出耳朵尖了。新中国自从毛泽东不留胡须后，是不兴美髯的——观我这么想——刘苍水留小胡子，他永远是不会被提升的。

勤杂工小何的脑袋从门缝探进来。

“要添水不?”

“要的!”观我说，鼻子哼了一下，不拔胡须了。“大热天人身子像是有筛子眼儿，喝多少漏多少!”

小何提着特大的一只水壶，挨个儿给各办公室送开水：“这单位的人是水牛，一上午我送了三回水了……这么多人

喝茶哩，我看就你的茶杯好！”

“会不会喝茶这你就知道了！”观我有些得意，“你瞧这只杯子，钢化玻璃的，摔也摔不破的！你摔摔，摔破了我送你一个青花瓷的，胜过他们那些玻璃罐头瓶子！”

小何却说：“我不喝茶的。”

“不喝茶？”

“我是旱虫。”

“旱虫？”

“一个勤杂工，连个办公室都没有，哪有坐下来喝茶的习惯？”

“哦。”

观我突然想到了娘。娘身体一直不好，近来又添了便秘病，他告诉娘要多喝茶，喝绿茶，娘却说口里不要，嘴里也不要。他一直不明白娘为什么不喜欢喝茶呢，现在明白了，娘是一辈子家庭妇女，从来没有上班工作过。

楼道里一阵脚步声，是隔壁办公室的人端着各种罐头瓶的茶杯要来聊天了。他们都是读过了报纸的，知道了域外那个宗教团体的集体自杀，谈论起日全食的发生到底是人类的好事呢还是坏事？他们来聊天，罐头瓶的茶杯里却全是空的，观我说：“要说坏事，坏到该我的茶叶要倒霉了！”只好把茶叶盒拿出来分散，拍着盒子说：“没了，没了，没了的好，财宜散不宜聚哇！”处长端着个大茶杯也来了，他告诉观我：下午有一批邮件要去邮局挂号发走，回来的路上，去轻工业产品市场买十个痰盂，给每一个科室放一个。观我回答：行的。把任务用笔写在手掌上，看见处长端着的是一个大得出奇的青花瓷茶缸，杯盖厚敦敦的，盖顶儿像马奶子一样大的椭圆。

“处长，好，这茶缸好！是定做的吗？”

“买的，观音庙买的。世上现在端这么大的茶缸的，只有司机和我了，都是下等人用的。”

“……处长是批评我这茶杯太讲究了？”

“观我同志是讲究人。”

观我立即觉得他也得用这么个大茶缸了，当然比处长的茶缸再大再笨一点最好。

围绕着观音庙，呈放射状的一个大圆圈内是十三条小巷，巷巷摊点，家家店铺，全售卖小百货。观我在那里转来转去，并没有见到卖大瓷茶缸的，仰头看看太阳，天色还早，就势朝观音庙里走去。

那个石碑依然还在。碑后是一片竹子，竹子中有条砖铺小径，三三两两的人都往林子深处走，观我也跟了往里走，一间雕花的木亭子上，有一个老尼姑在作画哩。这老尼姑的画在城里很有些名气，唐坊街的字画店里常有人将得到的画挂着出售。观我就目睹了老尼姑画梅花：一枝枯杆上只一朵梅花。观我叫了一声：好！

老尼姑抬起头，笑了说：“好在哪里？”

观我原本是习惯了这样的：在单位，领导讲话，话一毕就得鼓掌；去看戏，演员一亮相就得叫彩。这是要产生出一种气氛的，——老尼姑却不懂这些——突然被问“好在哪里？”观我愣了一下。

“这……瞧这花瓣的湿润鲜活哟！”

“你是能看出门道的。”

老尼姑这么说，观我脸就红了，有些不好意思，媚媚的，邪邪的，似乎让人觉得可怜。

星期六的下午，单位要大扫除的，观我和刘苍水负责拖楼道，一人一头，观我拖得认真，处长表扬了一句，观我就

是这种表情的。刘苍水一边拖着—边和马连科说星期天去城河钓鱼的事，刘苍水每个星期天都去钓鱼的，但每次只钓一条鱼，够—星期有一顿鱼吃就罢了。他说：“老马呀，喝酒要防着脸容易红的人，戴眼镜的人，尤其是女同志——越是看着不能喝的人越是能喝！你说说，咱们处里谁是老实人？”

“马连科说：“观我。”

“他老实？老实得挑粪不偷吃！咱们这号人，心里怎么想的就全在脸上，你瞧瞧他，处长—表扬，竟一脸可怜相，不知所措了！他真的是不知所措了？！”

“他是丹岐人，诒书上说丹岐县人多刚多蠢。”

“面蠢心不蠢哩！你瞧着吧，处里若要提拔人，不会是我刘苍水，也不会是你马连科，他是天才，天生吃官场饭的人！”

观我在楼道这边听到了，观我恨刘苍水，观我也怕刘苍水，哼，刘苍水，你为什么不这样表情呢，人太刻薄，想做也做不出来的。但观我也自此明白了有这样的表情是能进一步维护领导的尊严，也能使领导对自己好感。

这当儿，下班的铃声响了，刘苍水立即放下拖把。观我看看他要回家去，脸上又是那种不好意思的表情，媚媚的，邪邪的，让人觉得可怜。

“你瞧瞧他那张脸么！”刘苍水下楼梯的时候还对马连科说。

观我没有理他，他拖完了自己的区域，又过去把刘苍水未拖的楼道—头拖了一遍。

“我就是这表情……”观我自己给自己说。

这表情却也使老尼姑好感起观我了，她拍拍观我的肩，把画好的单枝梅送给了他。

观我此后隔三差四去观音庙，与老尼姑就熟起来，竟也

跟着学画，单位的人都知道观我是老尼姑的徒弟了，是一个画家了。观我满意大家称他画家。刘苍水在门房撞着他，拿怪怪的目光盯他。

“眼睛是越来越上，要长到脑门上了！”

“是吗，刘秘书，是不是越发丑了？”

“是丑点……听说你学画了？”

“画得不好。”

“厕所隔板上的那些画就是你画的？！”

秦师赶紧拉开观我，拉到一边骂小胡子是孽种：出生时逆生，剖腹产出来的——没走过人道。观我没有生气，脸色木讷，也平静如水，他觉得刘苍水能这样攻击他，是刘苍水已经注意到他的威胁了。

观我购置了笔墨纸砚，出门在外，那个小黑皮包里就装上一个竹筒，里边裹着三四支毛笔，还有一个印泥盒和几枚让人制成的印。其中一枚是闲章，上边刻着“风竹堂”，风竹堂是他的画室名。观我做了画开始给单位人送。他觉得这是应该的。

八月十五的中秋节到了，处长又找着观我去采买微波炉——每到古老的节日来临，处里是要给上级领导以及有关部门如财政局呀，人事局呀，组织部送礼的——先前是送烟酒人参水果之类的，现在得送家用电器了。采买历来是观我采买的，采买了又和处长分头去送，要避着别人，又要耽心人家不肯接受，他们曾经是敲错了三次领导干部的家门，那种尴尬处长知道，观我也知道。能不能送些字画呢？观我给处长献计，送字画又有经济价值又高雅，而且易于接受。处长顿开茅塞，表扬了观我的主意是“高家庄”的高，却绝口不提拿观我的画做礼品，这使观我多少有些丧气。

一日，观我上班，在大门外买了一个软蛋柿吃，大门口

站了好多人，马连科在叫他。

“观我，你会画蝴蝶了？”

“能画吧。”

“真的能画？”

“师傅教的么。”

“听说你师傅是在屁股上蘸上墨，往宣纸上一坐，就印出个蝴蝶来的，可你学着样儿也在屁股上蘸上墨，在宣纸上那么一坐，印出来的却是个蜻蜓！”

众人哈哈大笑。

观我将手中的柿子摔在了马连科的脸上。马连科没料到观我能打他，叫道：“你打我，你敢打我？！”拉过了观我的脖子，把一口痰呸地吐在观我的脸上。

在单位里吵架斗殴，自然都受到了处分，处长责令两人写检讨。马连科的检讨一次就过了，观我写了一份，处长认为不深刻，又写了一份，处长仍认为不深刻，连写了三次不能通过，马连科也同情了他，要来帮他写。

“你研究过报纸上的社论吗？社论是讲形势，总是去年比前年的好，今年比去年好，一年比一年好，不是小好是大好。写检讨和写社论是一样的，一次比一次大的给自己戴帽子，自己给自己戴大帽子能损着什么呢？”

观我似乎听说过马连科原是教育局的干部，因男女关系问题调到这个单位，办公室老穆见过他的档案，里边有十份检讨。

观我说：“不知该不该问，你以前老爱……”

“我爱女人。”马连科说。

“……”

“检讨是检讨，爱还要爱的，一爱，我就写了检讨去给局长：局长，我犯错误了。再一爱，就又写检讨，说：局

长，我又犯错误了。我是总犯错误，我知道怎么写检讨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反正写检讨不难的，可你不写是不行的……你为什么
要那样看我呢，我是总犯错误的，或许我思想不好吧。”

“你真的思想不好，老马。”

“要不，我怎么就写检讨？可话说回来，那与思想有屁
干系，那是身体的需要，说到底不就是毯大个事吗？！”

观我觉得马连科很脏，但他再写检讨便从国家安定团结
的形势上，党的方针路线执行上，给自己无限上纲，结果真
的通过了。观我又是个好同志，但观我对单位人诋毁他的画
技到底不服。

观我回家来，又主动坐到鞋匠朱贵的摊位前，和颜悦色
地询问生意。朱贵有些受宠若惊，但观我的新皮鞋用不着
补，只好上油擦了一遍，又擦了一遍。

“观我……你怎么叫这么拗口的一个名字？”

“你学过古文吗？”

“我上过小学。”

“你不懂！”

“修鞋的只求挣了钱能认得就是了……”

“挣钱，你能挣几个钱？我告诉你，凡能挣钱的都不出
力，出瞎力的就挣不了钱！”

“……我是瓜脑袋。”

“你也真是瓜脑袋！”

星期天，观我自制了一个帖子，帖子十分漂亮，上写了
“谨请何有福先生来府品茶”，交给朱贵去送单位上的小何。
小何闲得无事，在单位大院门口看人下象棋，他又不是君
子，观棋爱说话，正被下棋的一方骂为“马槽里怎么伸出个
驴嘴？！”接了帖子当下来到观我家，进门去卧房里给观我娘